

一、

。吾識幾何。惟未嘗見此女郎。吾儕
蛋戶中。安有此好兒女耶。然當其泛
舟抵岸時。女郎亦自操掉。是則可疑
也。是殆岸上人家。閨中少媛。慣
於水戲。乎彼之來此。言似尋君。
君今問此。其似曾相識者耶。
客色然動問曰。汝果何據。而謂彼
來尋我也。榜人曰。昨夜之惡欄吹簫
者。非君也耶。君善吹簫。吾儕知
之於平日。昨夜聞簫聲時。則在夢中。

中華民國八年

其爲君與否。雖未可知。而亦可決字之。但以年齡尙穉。未與瑤山締約。第口頭之許可耳。子驤本寒儒而來者。問吾儕以昨夜簫聲之所自。吾儕告以其處。彼卽泊舟於此。若有所俟。故疑彼爲尋君也。

榜人言未已。女舟之後。一老婦倚舵向榜人而致詞曰。請爲我致語貴客。有宋氏三郎。小字玉生者。寓於是間否耶。客不俟榜人之轉問。卽起而自答曰。吾卽宋玉生。女郎具屈子驤之令媛乎。女時。退入再艙。探首艙窗。自承爲屈子驤之次女。久欲尋君。有言奉矣。

宋玉生者。湘陰人。屈子驤亦湘產。同經商於魯。玉生之父瑤山。與子驤爲摯交。往來極密。成通家焉。玉生常到子驤家。子驤視如子侄。出婦子以相見。婦翁氏。年逾二十。未舉丈夫子。祇生一女。名帶弟。卽女是也。女甫九齡。玉亦十齡耳。兩小無猜。時相嬉戲。翁氏常戲謂之曰。汝兩人幼爲兄妹。長則夫婦可也。子驤愛玉生貌秀而穎。亦欲以帶弟

字之。但以年齡尙穉。未與瑤山締約。第口頭之許可耳。子驤本寒儒而習商者。文學素優。暇卽自課帶弟。文史足用。尤擅長於詩賦。春秋佳日。輒偕帶弟同游。觸景爲詩。真然成集。每賦乞題。必令帶弟吟詠。故帶弟之著作。亦與乃父相等。玉生雖別就傳讀書。而有所疑難。多求教於子驤。蓋父執也。而等諸師傳矣。子驤暇日登臨。玉生常從之游。時取其所吟詠之題。學作詩章。向子驤。卽就正久之。以儼然成詩家矣。子驤曰。願其宅曰愛廬。有詩集曰愛廬唱和集。彼二人之所作。居多數矣。

一日。帶弟從子驤游於負郭之歷山。卽大舜躬耕之處。玉生亦隨焉。子驤對景吟詩。並令玉生帶弟依牆學詠。詩甫成章。忽聞有蕭韻悠揚。令人神往。玉生心焉愛之。卽假登山游玩爲詞。縱步而往。尋聲所自。行不百武。回視帶弟亦緊緊追來。知其有同好矣。

(未完)

19

某縣西關外都巡鄉許壽之女。年幼
字與侯官鄉黃某之子爲妻。不覺歲
月蹉跎。近則兩姓兒女皆已長成。

笑話



擁擠之間，雜入賀客中，接近新娘。前現出押回命令，即請新娘移步同行。林姓族人譁然出而阻抗，孫營兵隊急即向空開放數槍，衆始驚散。嗣新娘帶至孫營時，乃欲卸去吉衣，意則屬林，蓋以表示完親已矣。卒由孫營派隊護送來省，帶入檢廳，以俟集人證訊判。

詩界

無聊
(嵩)

世事由來太不平
半生心跡莫能明
至人自古皆違俗
多難多憂本玉成

其二

唔好咁矜貴 (六)

披妹呀唔好咁矜貴咯、有話共你傾
量試問你個的行爲、有乜主張要
知敗柳殘花、難邀蜂蝶賞、想吓你
娘牛老、早已暗自悲傷、況你容貌
生成、又唔係十分好樣、不若疊埋
心水、搵佬佢良、個陣看你打藏、
可比漁翁掉槳、唉、無所尙應當要
自諒、無人賞識喇、咪個自嘆淒涼

▲
本報專接魚濕印件